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蜃樓志
第十回 呂又逵飯店聯盟　姚霍武海豐陷獄

纔下南安春早，夢繞池塘芳草。憑將隻手欲擎天，剎定海洋諸島。　　平山村墅好，埋沒英雄多少！橫槍輪槊訂交情，笑看嶺南天小。

職愈小，性彌貪，一贓官。刑偏酷，鼻都酸。要誣奸，三十兩，最恩寬。

風流女，忒刁鑽，愛盤桓。因私仆，兩情歡。禍臨頭，看果報，有多般。

話說姚霍武回轉南雄，要到碣石，本有一條小路可以逾山過嶺的，因他不認得路徑，就搭一隻便船，直到惠州上岸。將一根生鐵短棒挑著箱子、鋪蓋，大踏步而行。時值暮春天氣，廣中早稻都已插蒔，綠野風來，神清氣爽，這五六十里路，不消半日，已到平山。走進客店，放下行李，那朦中一個彪形大漢把他上下細瞧，舉手問道：「客官何來，可是要安歇的麼？」

霍武道：「咱從惠州而來，到碣石去的，這裏有空房借宿一宵，明早趕路。」那漢道：「客房很多，客官任便。」跳出朦來，替他拿行李。霍武這根鐵棒，重有五十餘斤，又加著這擔行李，那漢兩手提了提，笑道：「客官好氣力，拿了這家夥走路！」霍武道：「也不多重。」一頭說，走進一間房子。霍武坐下道：「有好酒好肉多拿些來，做一斗米飯，一總算賬。」那漢道：「有上好太和燒，是府城買來的；豬肉有煮爛的、熏透的兩樣；牛肉只有鹹的；大魚、龍蝦都有。」霍武道：「打十斤酒，切五斤熏肉、五斤牛肉來，餘俱不用。」那漢暗笑而去，叫夥計捧了兩大盤肉，自己提了一大瓶酒，拿進房來。

霍武一陣吃喝，肉已完了，便叫店家。那漢慌忙趕來，問道：「客官可是要飯麼？」霍武道：「不要慌，你這牛肉再切五斤來。」那漢暗暗吃驚，便叫夥計：「多切些牛肉，再拿五斤酒來，我陪客人同吃。」霍武聽說他也會吃酒，便道：「你何不早說會吃酒，這裏且先喝一碗。」這店家真個就坐在一旁陪吃。霍武道：「我看你這等身材，方纔拿行李進來，不甚費力，也算有氣力的了。你姓什麼！」店家道：「小人姓王，名大海，本處人氏。向在慶制府標下充當鄉勇，每月得銀二兩，堵禦洋匪。後因慶大人去了，這鄉勇有名無實，拿著洋匪沒處報功，反受地方官的氣，月銀也都吃完了，所以弟兄們不願當鄉勇，各尋生路，開這飯店權且謀生。」霍武道：「怎樣沒處報功，反要受氣呢？」大海道：「從前拿住洋匪，地方官協解至轅，少則賞給銀錢，多則賞給職銜。

我這兩三縣中，弟兄十五六人，也有六七個得到授職銜的。

如今拿住洋匪，先要赴當地文官衙門投報，復審一回。送他銀子，他便說是真的；不送銀子，便說是假的。或即時把強盜放了；或解上去，報了那有銀子人的功。那出銀子買洋匪報功的，至數十兩一名。所以我們這班鄉勇，倒是替有銀子的人出力了。

這樣冤屈的事，那個肯去做他？」霍武道：「何不到武官衙門報去？」大海道：「武官作不得主，他就自己拿了洋匪，也要由州縣申詳，不過少些刁蹬罷了，況且武官實在有本事的少。可惜我們一班，無可效力之處。」霍武道：「這碣石鎮姚大老爺可還好麼？」大海道：「他是武進士出身，去年到此，做官認真，膂力也很強，武藝也出眾，只是與督撫不甚投契，一向調在海中會哨，不大進衙門的。

我見客官這等吃量，料想也是我輩中人，還沒請教姓名。」

霍武道：「咱姚霍武，東萊人氏，碣石姚協鎮就是胞兄。」大海道：「原來是位老爺，失敬了。請問姚爺因甚至此？」霍武說明從前原委，並說如今要到碣石去協拿洋匪的意思。大海道：「不是小人阻興，那拿洋匪的話，姚爺不必費心，就是令兄大老爺這等忠勇，只怕也要被督撫埋沒哩。」霍武道：「一個人學了一身本事，怎不貨與王家？你們的見識太低了。」大海道：「小人輩雖有些膂力，卻是無人傳授，武藝平常，倘得師傅，也可助一臂之力。」霍武道：「這個何難！不是咱誇口，十八般武藝都有些曉得，你們倘情願學習，當得效勞。」大海即忙下拜，道：「師父如肯教訓，小人約齊弟兄，一同受教。」霍武扶起他來，說道：「橫豎家兄不在署中，我去也無用，就在此點撥諸位一番，只是打聽得家兄轉來，就要去的。」當晚盡歡。

次早，霍武住下，大海著人分頭去請眾人。不多時，來了三個大漢，靠檳桌子上團團坐下。大海道：「今日相請弟兄到來，非眾別事，我們空有一身膂力，武藝卻未精通。昨日店中來了一位姚爺，是碣石鎮姚大老爺的兄弟。我所以約齊諸位，拜他為師，學些武藝，將來很有用處。」內中一個許震道：「二哥，你見過他武藝麼？」大海道：「雖沒有看見，料想是好的。」

一個呂又逵道：「二哥怎麼長他人志氣，滅俺自己威風！這姓姚的在那裏，且叫他來與我廝並一回再處。」大海道：「五弟不可造次。我看這人，我們四個拼他一個，恐怕還不是對手。」

又逵大叫道：「二哥怎說這樣話！快叫他來！」一個尤奇說道：「二哥、五弟俱不必爭論，從師一事，也不是兒戲的，如今且請他出來一會。這一點點地方，也難比較武藝。西江書院門首最是寬闊，我們吃了飯，大家同去頑一回，他輸了，不過大家一笑；他勝了，我們就拜他眾師。」眾人稱善。大海進去請了霍武出來，各人見了，道過姓名。一頓的大盤大盞吃完，大海述了眾人之意。霍武是個好勝的人，欣然應允，同至書院門前。

果然好一個平正闊大的區處。崔武道：「若用兵器，未免不意傷人，我們還是略較一較手技罷。那一位先來？」呂又逵力氣最大，性子最爽，便上前道：「我來我來，但我也要講過，打壞了，我是沒有銀子替你買藥的。」霍武笑道：「不消費心，我自己會醫治的。」那又逵脫了上蓋衣服，撲面的雙拳齊上。

霍武側身躲過，就勢裏在又逵腿上兩指一按。那又逵已好好的坐在地上，卻不爬起來，伸起右腳把他小腿一勾。霍武走進一步，又逵勾一個空，左腿早已飛起，霍武眼明手快，輕輕的一手接住又逵躺在地下大叫道：「不要用勁，情願拜你為師！」

霍武放了手。又逵翻身就拜，霍武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何必如此，適纔衝撞，幸勿見怪。」又逵道：「我的好師父，須要教我一世纔快活哩。」尤奇道：「姚爺本事我們自然都該拜服，這裏廟前有三塊大石，不知可好試試氣力否？」霍武道：「我們就去。」眾人擁著，連這些看的，約有百來人。

轉過廟前，只見端端正正擺下三塊石，大小不同。尤奇道：「這塊小的呢，我兄弟們常頑的；中的只有呂兄弟拿得起；那大的卻從來沒有人舉過。」霍武道：「這石約有多重，我只好試試，舉不起時，諸兄休要見笑。」便將長衫撩上，大步向前，將那塊中的輕輕拿起，不過千斤。霍武一手托住，叫眾人閃開，用力一擲，去有一丈多長，那土地上打了一個大窟窿，石已埋住又將這塊大的掇將起來，不過多了五百餘斤。霍武卻毫不在意，兩手拿到胸前，也是一手托起，在空地上走了一回，朝著那從前這塊石頭又一擲，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，底下這石變為三塊。眾人各各驚駭，都道：「姚爺神力，真是天下無雙！不知可肯收留小人們為徒弟否？」霍武道：「承諸兄見愛，我們就兄弟稱呼，說什麼師父徒弟。」眾人大喜，一同來到店中，殺豬宰牛，各各下拜，歡呼暢飲。

霍武又叫人先去碣石打聽姚大老爺可曾回來，自己用心傳授。大海又各路傳集他相好兄弟褚虎、谷深、蔣心儀、武生韓普、戚光祖五人一同學習。

光陰箭去，倏忽半年有餘。霍武因同氣相投，且哥哥沒有回衙，不覺耽延有日。這日隆冬天氣，兄弟們在野外大路邊較量弓箭。見驛騎飛馬前來，霍武忙上前一把兜住馬頭，問他那裏來的。那人見霍武凶勇，回道：「我是碣石鎮標把總，因大老爺有緊急軍務，差到惠州提臺大人轅下投文書的。快放了手！」

霍武道：「姚大老爺回轅沒有？」那人道：「那得回來，還在海裏。」霍武纔放開手，早已揚鞭飛去。

霍武對眾人道：「承賢弟見愛，本不該就去，只是我哥哥有警，我當急去幫扶。」又逵道：「哥哥若去，小弟情願相隨。」

大海道：「哥哥不須性急，且過殘冬，來春我們大家同去。憑他什麼洋匪，仗著大老爺虎威，我們眾兄弟協力，怕他不手到擒

來！」因同至家中。霍武准要明日起身，眾人再三勸留。

尤奇道：「方纔那把總說，大老爺現在海中，這洋面比不得岸上，那裏去尋他？哥哥決意要行，也須打聽一個真實。這裏離碣石不過四百里，只要打聽得大老爺回轅，三四天就到，有什麼要緊。」霍武躊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也不須再去打聽，新春一定前去，兄弟們且耐性等候，看有機會，我寄信到來。」眾人都各依允，只有呂又逵說道：「偏我不依！哥哥到那裏，我都跟到那裏，我又沒有家小，天南海北，都跟著去。」當晚無話。

果然，過了冬天，新春已到。眾人依依不捨，初則苦苦勸留，繼則輪流餞別，直遲至二月二十日纔得起身。又逵先挑著行李伺候，兩人灑開腳步，逢店飲酒，不論燒、黃，直至月上一更，方到鵝埠。各店俱已客滿關門，只有靠北一家，虛掩了門，燈火還亮。兩人進去投宿，裏邊卻無一客，見一個老兒呆呆的坐在凳上，立起來說道：「客官，這裏不便宿歇，過一家去罷。」又逵道：「你敢是欺負我們外路人不認得麼？這點子鵝埠地方，少說也每年走四五遍。你家是個老客店，今日如何不肯收留？」那老兒道：「老漢因有些心事，不能照應客人，所以暫停幾天的。」霍武道：「我們不過兩人，不須照應，權宿一宵，望老人家方便。」那老兒道：「既是不嫌簡慢，暫宿何妨。」因叫夥計關上店門，自己領他至客房安頓，說道：「請問二位尊姓大名？從那裏來？到那裏去？老漢好去掛號。」

又逵道：「我倒認得你姓何，你如何不曉得我姓呂？這位老爺是碣石鎮姚大老爺的兄弟。我們從平山而來，一同到碣石去的。」

何老人道：「原來是位老爺。呂大哥也還有些面善，只是肥黑得多了。」霍武道：「這客店之中，要掛什麼號？」何老人道：「因近年洋匪緊急，去年這羊蹄嶺側劫去餉銀，所以官府于各店發了號簿，凡客商來往者，都要注明姓名及來蹤去跡，以便稽柑。」又逵道：「我們是去拿洋匪的，難道也要掛號麼？」

霍武道：「這是地方官小心之處，兄弟不必管他。」何老人道：「老爺們想必未曾用飯，待老漢去做來。」又逵道：「我們吃了一天寡酒，你這裏有好肉好酒多拿些來，再做上二斗米飯。」

何老人道：「呂大哥的量是向來好的，我去叫人拿酒菜來。」

二人放下行李，打開鋪蓋，酒菜已送進來。吃了一回，何老人走來說道：「肉可夠了？倘若嫌少，還有一個煮爛的豬頭。」

又逵道：「盡管拿來。」這老人真個又去切了一大冰盤熱烘烘的豬頭，霍武叫他坐下，說道：「你也用些。」老人道：「老漢是一口長齋，酒肉都不吃的。」霍武道：「你這店家很老成，為什麼不多留些客人？你有什麼心事？」何老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老漢所生二子，阿文、阿武，這小兒子阿武纔十八歲，恃著有幾斤蠻力，終日在嶺上捉兔尋獐，不管一些家務。大兒子阿文，認真做生意，老漢全靠著他。

去年三月，替他娶了管先生的女兒，相貌既端方，性子又賢慧，不料阿文于去年十月得病死了。」話猶未畢，早已掉下淚來。霍武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膿包勢，一個人的死生壽夭，都有定數，算不得什麼心事。」何老人道：「這還罷了，到了十二月裏頭，近鄰錢典史叫家人拿了二十兩銀子，要買我媳婦為妾，老漢雖然痛念兒子，仍恐媳婦年少，守不得寡，且與他商量。媳婦一聞此言，號咷大哭，即往房中斬下一個小指頭，誓不改嫁，老漢也就回絕了錢家。直至今年二月初八日夜裏，忽有五六人跳過牆來，在媳婦房外天井中捉住一人。老漢著驚起來，看見這人，卻不認得他，認做是賊。那班人認是捉姦的，當即打進媳婦房中，將媳婦從床上捉起，也捆住了，一同報官。

這牛老爺審了一堂，將賊押了，媳婦取保回家，卻沒有問得明白。

今日差人到來，說明日午堂復審。老漢打聽得錢典史送了牛巡檢三十兩銀子，囑他斷做姦情，當官發賣。媳婦聞知此信，今日又上了一回吊，幸得家中一個老媽子救下。姚老爺，你說這難道不是心事麼？」霍武大怒道：「什麼牛老爺，擅敢得了銀錢，強買人家的節婦！」又逵道：「哥哥不知，就是這裏巡檢司牛藻。從前我們拿住洋匪，被他賣放了許多，最貪贓、最可惡的。」霍武道：「老兒，你且放心，我明日在這裏暫住一天，看他審問，倘斷得不公，我教訓他幾句就是了。」何老人連忙拜謝，又進去打了幾斤酒，搬些鹿脯兔肉之類出來。

聽得敲門聲響，何老出去開看，原來是他的第二個兒子阿武回家，肩上背著一管鳥機，手中提著幾個獐兔，撞進門來。

何老道：「你還只是天天在外，今日你嫂子又上吊了，還不在家照應照應。」阿武道：「怎麼只管上吊？」何老說明原故，阿武道：「我去把這賊典史、瘟巡檢都一刀殺了，嫂子也可不必上吊了。」何老喝道：「還是這樣胡說！快隨我來，客房中有碣石姚協鎮的兄弟在此，你去見他，一同商議。」阿武放下家夥，跟著進來，且不見禮，一眼望去，早見床前豎著一根鐵棒，便搶在手中，晃了兩晃，覺得稱手，便問道：「那一位是姚老爺？這就是他用的兵器麼？」霍武道：「只我便是。這算什麼兵器，不過借他挑行李罷了。」那何武纔上前相見，各道姓名，同桌飲酒，說得投機，直至三更方睡。

次日起來，將他兩人留住，何武也在家相陪，請至中堂。

纔吃完早飯，那催審的差人已到，見三人坐在一處，他並不做聲，一直望裏邊就走。阿武立起身來，將手一擋，一個躲開，一個早已跌倒。阿武大喝道：「人家各有內外，什麼鳥人，往裏頭亂闖！」那差人爬起身來，曉得阿武這個大蟲不是好惹的，又見這坐的兩人也是惡狠狠的樣子，忙陪笑臉說道：「二郎，難道連我們都不認得了？我們是奉本官差遣，特來請你們大嫂上堂聽審的。」阿武道：「慌些什麼？我慢慢的同了他來。」

何老已經走出，將兩個差人留住坐下，自己進去領他媳婦出來。

但見：

荊釵裙布，一味村妝；杏臉桃腮，八分姿致。弓鞋步去，兩瓣白蓮；寶髻堆來，一頭綠鬢。似投江之錢女，玉潔餘芬；比劓鼻之曹娥，指尖帶血。體態嬌如春柳，精神凜若秋霜。

這管氏步至中堂，望著姚、呂二人納頭便拜。霍武忙叫人扶起，二公差同何老擁護而行。霍武吩咐又逵道：「呂兄弟，你在這裏看守行李，我去看看就來。」霍武走到巡司署前，那牛巡檢已坐堂審問。先叫那躲在天井中的人問了一會，那人一口咬定是奸；再問這班捉拿的人，也咬定是房中拿住的。即叫管氏上去，問道：「你這婦人，如何不守閨訓，敗壞門風，快從實說來！幾時起手，與他偷過幾次。」管氏哭道：「小婦人從丈夫死後，原不打算獨生，因公公年紀老了，所以暫且偷生的。去冬公公要將小婦人轉嫁，小婦人只得斷指明心，豈有背地偷情的理？望老爺鑒察。」牛巡檢笑道：「你因有了私情，所以不肯轉嫁，這姦情一發是真了。快實說上來，我老爺也不難為你。」管氏道：「連這賊人小婦人也不認得，如何就有奸情？況且前日晚上眾人捉賊之時，小婦人的房門閂上，是眾人打進來的，現有公公看見。」牛巡檢道：「眾人都說是床上捉住的，只你說是閂上房門，那個信你？你公公是你一家，如何做得見證？你這淫賤婦人，不拶如何招認，快把他拶起來！」

左右走過三四人，正要動手，那霍武在旁大喝道：「住著！你這官兒，如何不把眾光棍夾起問他，倒要拶這個節婦？」牛巡檢吃了一驚，也大喝道：「什麼人，這般放肆，亂我堂規！」

霍武道：「咱姚霍武的便是。我哥哥現任碣石副將。見你濫刑節婦，好意前來勸你，亂什麼堂規？」牛巡檢道：「你原來靠著武官勢頭，來這裏把持官府。你哥哥因私通洋匪，從海道拿問了，看來你也是洋匪一黨，左右與我拿下了！」兩邊衙役見他模樣兇狠，恐怕拿他不住，走上十餘個，要來鎖他。霍武兩手一架，早紛紛跌倒。那牛巡檢立起身來，吩咐弓兵齊上。

若論姚霍武的本事，不要說這幾十個人，就添了幾十倍，也還擒他不住。只因他問心無愧，又想到匠山的叮囑，戒他不可恃勇傷人，他恐怕略一動手，鬧起人命來，自己倒也罷了，又要連累著何老兒，所以聽憑他們鎖住。呵呵大笑道：「牛巡檢，我看你拿我怎樣！」牛巡檢道：「你這般殺野，定是洋匪無疑。」即吩咐將姦情暫押一旁，叫差役起他行李，搜柑有無贓物。早有七八個差

役同著何老做眼，趕到何家。卻好又逵、何武出了店門，尋個空闊地方較量武藝去了。差役們一擁而進，把霍武的包裹、鋪蓋、箱子都起到堂上。打開細看，並無別物，只這六錠大元寶，路上用了一錠，餘五錠全然未動。牛巡檢餓眼看見，吩咐：「快拿上來，這不是去年劫去的關餉麼！」即問霍武道：「你這五錠大銀是那裏來的？」霍武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」牛巡檢笑道：「我看你不是好人，果然一些不錯。我且問你，去年打劫董口書的稅餉，共有幾人，餘贓放在何處？若不實招，可知道本司的刑法利害！」霍武大怒道：「牛藻，你不要做夢！我老爺的銀子是朋友李匠山送的，什麼稅餉，什麼餘贓！」牛巡檢冷笑道：「好，滿口的油供！我老爺居九品之文官，掌一方之威福，人家送的號件，不過一元半元，從未曾有人送過大錠銀子。何況你這革職的武官兄弟，誰肯奉承你？你這強盜骨頭，不夾如何招認，快夾起來！」那霍武站在當中，這些差役七手八腳的想扳倒他，正如小鬼跌金剛一般，分毫不動。霍武將左腳一伸，早又碰倒了三四個。

牛巡檢道：「賊強盜，這等勇猛，快多叫些人來，上了手銬腳鐐，權且禁下，點齊了防海兵丁，解縣發落。」霍武並不介意，由他做作，跟到禁中。

牛巡檢無處出氣，叫上管氏，拶了一拶，發出官賣，把何老兒打了三十，吩咐道：「你擅敢窩藏盜匪，我且不究治，候赴縣回來，從重訊究。」牛巡檢發落下來，已有錢典史家人前來議價。那管氏與公公哭別一場，乘著眾人眼空，跳河而死。

正是：

好將正氣還天地，從此香魂泣鬼神。

何老見媳婦已死，自料斷無好處，也便回家自經。

牛巡檢一時逼死二命，老大吃驚，還只望拿住大盜，可以做到他「窩藏洋匪，畏罪自經」上去，即吩咐地方盛殮，點齊了一二百弓兵，即日解霍武赴縣。霍武卻不擔什麼憂愁，只怪著行李如何起來，為何不見呂又逵之面，只怕又逵並未曉得，將來一定鬧起事來。

一路的由鳳尾、羊蹄等處來至海豐，已是二更時分，叫城進去。知縣公羊生聽說是巡檢司親解大盜前來，忙坐堂審問。

先是牛藻上前參見，稟明：「姚霍武係參員姚衛武的兄弟。衛武私通洋匪，已經革職待罪。這霍武在卑職衙門當堂挺撞，卑職疑他是洋匪一流，起他行李搜枴，果有五個大元寶。這廣東地方通用的都是花邊錢，藩庫紋銀都是十兩一錠的，惟有洋行及各口的稅餉，方是五十兩一錠的庫秤。這大元寶已是可疑了；況且這人勇力異常，四五十人近他不得，大老爺也要小心防他。」

知縣吩咐他退下。因傳齊本縣民壯頭役及巡司的弓兵兩旁排列，點上百餘個燈籠火把。帶上霍武，霍武還是立而不跪。知縣喝問道：「你在巡司衙門挺撞官府，到了本縣這裏，還敢不跪麼？」

霍武道：「牛巡檢逼拶節婦為奸，咱說他幾句是真的，咱又沒有什麼罪名，要跪那一個？」公羊知縣道：「你哥哥私縱洋匪，督撫參了，你還敢倚勢橫行，巡檢難道不要柑問？現今海關的真贓現獲，怎麼還不成招？」霍武從前聽了巡檢說他哥哥參官的話，只道故意胡言，今聞知縣又提此言，想來不假，即跪下叩頭道：「不知我哥哥參官是假是真，還求太爺說明原委。」

知縣道：「你想是洋面上逃回的，怎麼不知，倒來問我？」霍武道：「實在不知。」因將前年到省，及至南安轉來、平山教習的原故說了一遍。知縣道：「那李匠山是何等之人，客店乍逢，就有許多銀子贈你？你一定是去年在平山時，同這些無賴之徒劫搶夥分的。你哥哥的事，或者還可辨復，有了你這一案，只怕他的事也就真確了。」霍武又叩頭道：「小人實是冤枉，求太爺行文江蘇問明，開豁我兄弟二人性命。」知縣道：「那個不能。你且把行劫之事從實說來，我不牽累你令兄就是情面了。快快供來！」霍武道：「小人並無此事，如何招認？」那公羊生忙叫用刑。霍武由他夾了三夾棒，只是佯佯不睬。知縣沒法，吩咐暫且收監，候拿餘黨定奪，贓銀貯庫。

下回細表。